

新编历史故事选

(第二集)

鸡西市教育革命办公室合编
鸡西市图书馆

目 录

法家的故事..... (1)

镇江市业余批林批孔故事学习班

商鞅的故事

韩非怒斥堂谿公

秦始皇镇压吕、彭反动政变

智闯鸿门宴

曹操斗儒生

法家批儒故事..... (44)

商 鞅

南门徙木

西河大捷

上棉二十一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荀 况

不畏鬼神

上棉二十一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韩 非

守株待兔

和氏献璧

滥竽充数

郑人买履

扁鹊治病

自相矛盾

狗恶酒酸

上海师大政教系大批判组

孔学名高实秕糠..... (53)

盗丘受斥
丧家之狗
草包露馅
循“礼”丧生
厚颜无耻
装病求官
朱熹丑史

上海市城建局工人、上海师大历史系大批判组

做“圣人”
讲三纲
当“孝子”
搬孔象
打官妓
见孔丘

北京师范大学 李石重

揭开历史假面..... (67)

揭穿“孟姜女哭长城”的历史假面

上海造纸厂工人理论小组

曹操杀孔融辨

俞百青

{ 法 家 的 故 事 }

商 鞅 的 故 事

矿山机械厂 沈建国执笔

公元前三五九年的一个清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今天秦国国都咸阳南门城特别热闹，城楼下人山人海。一个个抬头踮足，一双双眼睛望着城门边一根三丈长碗口粗的杉木杆和木杆旁的一张布告，这张布告虽大，但字倒不多，字字端正，醒目清爽：

“无论男女老少，有能把这根木杆搬到北门的，赏金十两。”

百姓们看了以后议论纷纷：

“这根木杆看上去不重，扛到北门又不多远，就能拿到黄金十两真是奇事。”

“哎！弄不巧，拿我们开心闹得玩玩的，不过……，假如说玩玩的，为什么城楼上大张旗鼓呢？”

城楼上百杆旌旗迎风招展，哗哗直响，文武官员站列两旁，城楼中央，红木海绵太师椅上坐着一位，他四方端正脸庞，两道长眉一双细目，身穿簇崭新的公爷服。此人是谁？就是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商鞅。

商鞅是卫国人，当时正是新兴封建制度战胜没落奴隶制度的时代。奴隶起义如火如荼，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相继夺取政权，实行革新。在此同时，没落奴隶主的反动势力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坚持保守倒退。当时的秦国国君叫秦孝公，他眼看秦国按照旧制度一天天地衰弱下去。立志变法革新，使国家富强，统一中国。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心中特别高兴，他怀着变法革新的雄心大志，带着法家李悝的《法经》风尘仆仆地从卫国来到秦国，商鞅到秦国后受到秦孝公的重用，立即积极地进行变法革新的准备工作。当时有不少旧奴隶主贵族纷纷反对商鞅变法，甚至对商鞅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但商鞅毫不畏惧，大胆变法，敢于和这些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顽固派交锋，冲破重重阻力，起草了一个变法方案，经过秦孝公的批准，即将公布于众。商鞅为了使大家对新法确信不疑，严格遵守，做到法必明，令必行，想出了一个主意。

天刚麻麻亮，商鞅命人在城门边竖起了一根木杆，悬挂了一张告示。商鞅高坐城楼看看辰光不早，为何没有人出来扛这根木杆。是赏金少了呢？还是不信任我商鞅。这时，城楼上的文武官员，有的替商鞅担心，显得非常着急。有的却是幸灾乐祸，暗自高兴摇头晃脑，商鞅见此情景随即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原来的十两加到五十两。这道命令一出，百姓的议论声就更高了。议论声虽高，可就没有人出来扛，站在城楼上的奴隶主贵族，这时更加得意洋洋。只见一个老家伙，五十开外，面如大条干，满脸皱纹，两道稀稀朗朗眉毛，一双绿豆眼直转。此人是秦国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他自称是孔老二的徒孙，又是太师，说句把话还有人听，所以

贼眼一转就来了点子，迈开四方步，朝商鞅走来，阴崇崇地朝商鞅旁边一站，微微弯腰，双手一拱：“商君你的变法我们最最拥护，这些穷百姓天生下愚，夫子曰：民不可使知之，依我看就，就……”。话还没说完，只看见人群中让出一条道来，“蹬蹬蹬”走出一个大汉，身高一丈有零，铁黑脸庞，两道浓眉，身穿一身旧布服。那大汉分开众人，直朝木杆走来，商鞅见了非常高兴，公子虔跟他讲的话一字都没有听见。公子虔见商鞅不理他，双目直视城下，便咽下半句话，跟着向下望去：

“啊！有人扛木杆了”。

城下一阵喊声。这时，只见大汉已到木杆前，大声说道：“我来试试！”

公子虔把贼眼一眯，朝下一望，顿时气得虚汗直淌，咬牙切齿，袖子一甩，愤愤走在一旁。只见大汉，把杉木杆上下打量了一下，卷起衣袖，紧紧腰带，右手一搂，左手一抄，毫不费劲地就把木杆扛在肩上，甩开大步，直奔北门而去。商鞅见大汉扛了木杆，哈哈大笑，随后跟着到了北门，大汉放下木杆，面不改色，心不跳，站在北门城下。商鞅这时也到了大汉面前，问道：“请问大汉贵姓？”“俺姓张，排行老三，大伙儿都叫俺张三”。

“张大汉在何处干活？”

“俺在奴隶主公孙贾府中当佃户。”

商鞅听后对大汉称赞不已，叫差人把张三带上城楼，当着众人如数赏给张三五十两黄金。张三连声道谢双手托着五十两金子走下了城楼，高声喊道：“商大人说话算数！商大人说话算数！”

这时人群中到处喊起：“商君此人说话算话，商大人说话算数啊”。

商鞅听到喊声四起，兴奋地想到公布新法须趁热打铁，于是马上命人，把早已准备好的新法条令张挂出去。人们正在议论着，一看又有人在张挂告示，心想不知又有什么新鲜的事，呼啦一下子全国了过来，只听见差人念道：“今奉秦王之命，颁布新法，以图富国强兵，法令公布如下：

一、开辟阡陌封疆。

二、废除世卿世禄，提倡论功行赏。

三、黎民百姓努力耕织，交税多者免除劳役。

四五六七八九十，整整十条，最后说道：法令见众，立即执行，凡违令者，定罚不赦。”

人们听完后，仨一群，俩一伙地议论开了。“这法令真要能执行，倒也不错，就怕……”。“我说你这个人啊，怎么越活越糊涂啦，你刚才没有看见张三扛木头拿了五十两金子吗？商君此人言之有信”。

那些奴隶主贵族听了法令和百姓的议论，感到惊慌失措，在人群中咬牙切齿地叫道：“你们别听他的废话，他是卫国人跑到我们秦国来煽动人心，什么新法新规的完全违背了我们祖宗之法，先王之道，纯属胡闹”。

尽管这些反动奴隶主贵族们在煽动，但大伙儿一想起刚才扛木之事，心里面都有了主张，都觉得商君变法决不可等闲视之。

再说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在城楼上诡计未成，心中十分懊恼，弄得扛木大汉又是自己的朋友，公孙贾府中的佃户，公孙贾也是太子驷的老师，这两个家伙一胖

一瘦都是有名的大奴隶主。他们坚决反对商鞅变法。今天公子虔一看商鞅的新法已在群众中宣布了，真是气急败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于是直奔公孙贾府中而去。公孙贾这个肥猪也正在府中发愁，就象没头的苍蝇乱转，急得浑身的肥肉直抖，三角眼直翻。这时忽然家人来报，太师公子虔驾到，公孙贾慌忙出来迎接，两人一见面都觉得神色不对，愁眉苦脸，各自心中都有了数。坐定后喘了半天的粗气，心中略平静了半分，公子虔才开口说了今天的见闻，公孙贾听后，气得口吐白沫双眼紧闭。公子虔坐在一旁呆呆地望着他，等了半天只见公孙贾肥头一点，三角眼一睁，哈哈笑了起来，公子虔正在发呆忽然听到笑声猛地一惊，心想哎喂，你得意的什么东西呀，新法一公布，我们这号人就混不下去了，我愁得饭都吃不下去了，你倒高兴得笑起来了，但再细细一想，噢！他这时候笑起来，作兴有对付新法的点子。这么一想好象马上变得聪明起来了，也跟着哈哈大笑：

“啊！太师你刚才一笑，好象有什么绝着可以对付新法。”

公孙贾一听心想要死的，他倒比我聪明起来了，我这一笑他倒想到我要说的话了。于是说道：

“绝着是有，但不知可不可行啊？”

“不妨听听太师的高见。”

公孙贾朝起一站，凑近公子虔的耳朵，说得公子虔连声叫道：“高见！高见！”。说完后这一肥一瘦的丧家狗又狂笑起来。

第二天，许多黎民百姓纷纷响应新法，都去开垦荒地努

力耕织了。商鞅见了心中十分高兴，于是就着手准备第二道法令。可是，到了第三天就见街上到处议论纷纷：“新法是骗人的，是拿我们开心”。这一来又闹得人心惶惶，谁也不去开垦荒地了。商鞅这天正在室中写着第二道法令的初稿，突然差人来报：

“商大人，前天公布的新法，现已有人违法，弄得满城风雨”。

商鞅一听勃然大怒说道：“替我把违令者立即抓起来”。

“这、这小的不敢去抓”。

“你为何不敢”？

“因是国君太子驷犯法。”

商鞅听了此话心中一愣，想到当今太子年幼知薄，哪能犯这么大的法呢？随即命差人出去四下查访，调查实情。差人调查后得知了实情回报了商鞅，商鞅得知实情后就对秦孝公说：

“孝公，新法刚立，就有人犯法，如若不杀一儆百，今后新法就无法实行。”秦孝公一想商鞅说得有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商鞅回去当即宣布明日处理公案。

这一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到了南门，听说商鞅要对太子用刑，都想你商鞅的胆太大了，你把太子用刑以后谁来接任国君呢？所以都想看个水落石出。这时商鞅站在城楼上威风凛凛，目光逼人，看看城楼下人已到了差不多，喊道：“把张三给我带上来！”

百姓一听，都吃了一惊。认识张三的都知道是那个扛木大汉，认不识张三的，张三朝城楼一站，也都认识了。大家都想，要死的，你们这些瘟官，出尔反尔，言之无信，只知

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家张三扛木杆按告示规定，拿了五十两黄金就把他抓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可大家只敢怒而不敢言。商鞅看见这一张张愤愤不平的面容，恨不得就把那些反动奴隶主统统地用刑，以平民心，但一想现在时候未到，再让你们表演一番吧。所以暂按心中之火，命人替张三松了绑问道：“你犯了何法被官府抓来”？

“俺扛了木杆，拿了黄金，响应新法，要去开垦荒地，俺老爷公孙贾不答应，但俺为了养家糊口，决定要去，谁知第二天凌晨，俺就被官府抓来用刑。”

商鞅听了大汉愤愤的答话，与调查的情况相符，随即大喝一声：“把太子驹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押上来”。

只见几个彪形大汉把公子虔、公孙贾象拎小鸡，拖死猪一样押了上来。这两条疯狗一看这阵势，骨里已经胆寒了，但一想还是镇静为妙。于是不由得搓板似的胸脯和泡泡肉的肚子都挺了起来，公子虔开口说道：“你商鞅抓贼要拿脏，你就相信了张三的话，把我二位押了上来，张三是个穷‘佃户’你怎么听他的话呢，我们是堂堂的太师。‘圣人’不是有句‘圣言’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你……。”公孙贾听了这话，肥头又晃起来了，附和着说道：

“对、对、对，抓贼要拿脏啊”。“住口！你们这两条毒蛇，今天在这里我就是要刑得上大夫，礼得下庶人，你们破坏新法，害国乱民，不对你们用刑，怎服人心。”

商鞅这话一说，就见两个龟孙吓得瘫下来了，这时商鞅当着众人历数了公子虔、公孙贾唆使太子驹犯法，抓张三破坏新法，搅乱人心的罪行，判决了公孙贾脸上刺字，公子虔割掉鼻子，并宣布太子驹年幼属受蒙蔽，免除用刑。张三当

众葆奖一番无罪释放。命令一下，公子虔公孙贾早吓得浑身直抖，瘫瘫在地上嘴中抖抖索索的念着“圣言”，“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啊……”

只见几个大汉吆喝一声。把这两条癞皮狗拖了起来，当众行刑。刺字的刺字，割鼻子的割鼻子。当时在场的老百姓，见此情景，无不叫好，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些奴隶主贵族平时反对商鞅变法的，一看公子虔、公孙贾满面血污，早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了。行刑之后，商鞅说道：“颁布的新法是国君的命令，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今后必须条条照办，有违令者，照此处理。”

公子虔、公孙贾想利用太子驷犯法来达到他们使新法不能实行的目的，结果事与愿违，脸上刺了字，连鼻子都没得了，只好双手捂住脸，不敢见人，望家直奔。

百姓们看见这两个奴隶主的代表这般丑态，放声大笑，这笑声使奴隶主贵族们保守倒退路线在笑声中摇摇欲坠，使商鞅的新法在笑声中日益巩固。

韩非怒斥堂谿公

木材中转站 臧国元执笔

这天正交大伏，炎日当空，行人稀少，只见从大街的西北方向急匆匆走来一人。此人身材矮小，年纪五十开外，一双眊眼，尖额猴腮，脸色苍白，留着上七下八的白胡须。他是什么人？此人名叫堂谿公，官居中大夫。你说错了吧？象这等大官，出门是非轿即马，今日为何独自一人在炎日下奔走？因为他要去秘密地会一个人。什么人呢？韩非。

韩非是战国时代，韩国的一位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的人物。他反对儒家保守倒退的路线，积极主张变法，实行法治。为了推行法制，他曾写了《五蠹》等著作。一帮孔孟之徒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为了扼杀这一新生势力，朝中的同伙推出堂谿公去打通韩非的思想，要他改变变法的主张。堂谿公到了韩非门口，他擦了下脸上的汗，整了整衣帽，掸了掸灰尘，用三个指头在门上，笃、笃、笃，敲了三下。

这时，韩非正在书房。他头束发髻，五官端正，两道剑眉，双眼有神。虽然是大伏天，蝉声连鸣，并未能分散他的精力，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他老师荀子的著作《疆国》篇。他一会儿激动地念出声来，一会儿又凝神沉思。当今之世大争大乱，变法革新与复辟倒退，正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忽然，一阵敲门声，他随即起身，上去拉开大门。只见从门外跨进一个抖抖索索的干瘪老头。韩非一看，我与此人素无来往，今日登门……嗯，心里有数了，莫非与我上书有关。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不安好心。不由暗暗地提高警惕，作好斗争准备。随即转身，两袖朝后一拂，走进了书房。

堂谿公干咳了两声，右手摸着胡子，厚脸皮也跟进书房。他转眼转了一下，双手一拱，说：“先生可是韩君？”

韩非头未抬，慢声慢语地说：“鄙人正是韩非。”

堂谿公一听，嗯，只要你答话，我就有办法了。他跨上一步，就自我介绍地说：“小老名叫堂谿公，家住西门大街，久慕韩君，少年有为，博学多才。当今天下，正是用人之际，韩君闭门自居，岂非误了青春。我看，凭韩君之才，如能以孔孟之道，效法先王之德，辅佐韩王，定能高官显贵，耀祖荣宗。”他说着，身子朝后一缩，就势坐上了蒲

垫。韩非仍不开口，依旧看书。堂谿公一看韩非没有答话，十分无趣，假装咳嗽了两声，接着说：“韩君，听说你给韩王上书，要求变法革新，是真的吗？”

韩非一听，这老家伙，等不及，破门而出了。就把手上的竹简理理，朝书桌左边一放，微微地抬了下头，坚定地回答说：“是真的。”

堂谿公眨了眨两只眼睛，假装吃惊地说：“啊呀！我听说，遵从古礼，讲究谦让，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德行，不用才智，才是通达的道路。如今韩君变法革新，与古礼有违，与德行不合啊。”

韩非听了堂谿公这一套腐朽的儒家处世哲学，嘴角上不由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不动声色地说：“依我看，不照老办法办事，未必是错的，按照周公之礼办事，也不见得对吧。”

堂谿公一听，“啊！”尖叫了起来，气得说不出一句话。

韩非心里暗暗好笑，双眼朝堂谿公扫了一下，盯住他身上看。堂谿公正气着，一看，韩非两眼正盯着他身上看，心想，我身上有什么好看的**吵**，也就跟着看看身上。噢，原来是看我这件华丽的衣服。看来，你韩非家境贫寒，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衣服吧。

这时韩非突然问道：“你身上穿的是丝绸的吧？”

堂谿公被问得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随口就说：“是，是丝绸的。”

韩非装做很羡慕的样子说：“这花纹织得很细致的嘛！”

堂谿公看韩非夸耀他的衣服，更加得意地说：“是啊，这是我叫人定做的。”

韩非朝他望望，说：“你丝绸的要比我布的好吧？”

堂谿公两眼一睷，说：“那当然罗。”

“布的要比麻布的好吧？”韩非又问他。

堂谿公说：“这个还要问嘛。”他说着头昂昂的。

韩非接着又问他说：“麻布的要比树叶子的……”

堂谿公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说：“那是天地之差啊！”

韩非严肃的说：“不！我看裹树叶子的，要比你穿丝绸的还好！”

“啊！什么？”堂谿公被问得莫名其妙，睷眼瞪得开花的大馒头眼珠子凸出来了。

韩非严肃地说：“我听说，在上古时，人，冬天披兽皮，夏天裹树叶，你既然说过去好，要法古，现在正是夏天，你怎么不裹树叶子的呢？”

堂谿公恍然大悟，不好了，他七转八绕的，我倒又上他的当了，气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但他还厚着脸皮狡辩地说：“这个……过去披兽皮也好，裹树叶也好，事情总是要慢慢的来。”说着，他睷眼眨了下，眼珠子一转，就苦笑地说：“据说，在宋国有一个人，他看到田里的秧苗长得太慢，就把每棵秧苗，往上拔了几寸，一看，似乎长得快些了，非常高兴。可是过了两天，他再到田里一看，秧苗全枯萎了。”他说着，睷眼朝韩非看看，心里是乐滋滋的，他接着又说：“现在，我们办事情，必须按部就班，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决无好结果。”

韩非一听，噢，你用故事来低我了。我也用故事来教训教训你，沉着地说：“我也听说，在宋国有个人，正在耕田，看见有一只兔子，从田里飞奔过去，一头撞在枯树根上，撞死了。这个人急忙跑上去，把死兔子拾了起来，心里

非常高兴。从此，他再不耕田，天天守在这棵枯树边，希望再能拾到死兔子，结果田也荒了，连兔子的影子也未见到。”韩非接着又说：“如果今天，还有人再用上古时候的老办法来治理国家，不是就同这个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墨守陈规，愚蠢可笑吗。”

堂谿公一听，不好，我又上他的圈套了。但他还是死皮赖脸地说：“不管怎么说，古时候尧舜的统治是好的，是贤明的。尧统治时，用‘德治’使‘天下无奸’，后来乱了，尧就让位给舜，舜克服了乱，总不能说过去尧舜的统治不好吧。”

韩非心想，你真会狡辩，不行，我一定要把你的嘴堵死了。驳得你体无完肤，韩非就追问他说：“既然尧的统治好，后来又怎么会乱的呢？况且舜的生命也有限，他又怎么能解决了无限的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说完，他看到堂谿公那副丑相，心里暗暗好笑，长袖一拂，跨出书房。

堂谿公被驳得瞪着两眼，呆若木鸡，活象刑庭上受审的罪人。他一看韩非跨出书房，如梦初醒，想起刚才的受辱，咬牙切齿，恨不得上去，一拳把他打死。但他想起孔圣人的话，“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今天就是为“复礼”而来，怎么把“克己”忘了呢，真把我气昏了，差点误了大事。他越是骂我，不理我，我越是要“克制”，说好话。青年人，火气大，上来都是硬的，让他占些上风，慢慢就会回心转意了。堂谿公想着想着，也跨出了书房，走到韩非面前，装出尊崇的样子，双手一拱，说：“韩君，我此来并非恶意，实是爱慕韩君之大才，同时，也为韩君之怀才不遇，深表同情。”他说着，转眼朝韩非脸上瞄了下，接着说：

“青年人办事嘛，总想一鸣惊人。你看我信奉孔孟，效法周礼，官居中大夫，家财万贯。韩君如能放弃变法，同保韩王，高官荣华，一生受用。”

韩非一听，你真是老狐狸，刚才碰得鼻青眼肿，现在又用荣华富贵来勾引人。我再来揭你一下老底，看你脸皮有多厚。韩非突然问道：“听说你二老病故，堂谿公遵以孝道，挂印升官，守孝十年，甚是感人之深啊！”

堂谿公听韩非夸赞他，心里高兴极了，他干瘪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他想，我哪是真的吗？我是嫌官小哎，不过，这个绝招，使我的官职连升了三级。他转眼朝韩非看了看，韩非呀韩非，不怕你嘴硬，只要我功夫用到家，不怕你不软下来。看，他现在捧我了吧！因此，堂谿公就摆出臭架子，头昂昂的，肚子挺挺的，说：“啊，为了孝道，不要说守孝十年，就是二十年，我都能守。要不是朝廷接二连三地派出许多官员来请我脱孝上任，我一定要守到死为止啊！”

韩非一听，这老家伙真是吊死鬼搽粉，死要穷脸。守孝是假，官迷心窍是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的脸既然不怕厚，我就再给你加一层砂。就说：“孔圣人说过，‘百善孝为先’嘛，堂谿公如此孝顺，真是天下少见啊！”

堂谿公听了韩非这几句话，高兴得身子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一样，笑得连下巴壳子都抖起来了。连说：“韩君夸奖了，韩君夸奖了。”

韩非又问道：“啊，堂公，听说你最近买了一匹宝马吧？”

堂谿公一听韩非问起宝马，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匹龙驹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为了这匹马，花了九牛二虎之

力，派人从千里之外买来，可是到家没有半年，就被人偷去了，不禁叹了口气说：“唉！在十天前被人偷去了。”

韩非一听，装作惋惜的样子说：“那是一匹千里龙驹啊！”接着又问：“你想不想找它呢？”

堂谿公说：“啊呀，看你说的，我怎么不想找呢？简直是把我想昏了，想得我饭吃不下，觉又睡不着。要是哪个能给我找到这匹马，我愿以千金酬谢。”

韩非装着很认真的样子说：“我倒听说有个人知道这匹马的下落。”

堂谿公一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想，我今天这一趟没有白跑，既说服了韩非，又知道了马的下落。不由得哈哈大笑，忙问：“哪一个知道？”

“据说这个人很难讲话。”韩非心想，你高兴得太早，弄点难给你做做。

堂谿公说：“难讲话不要紧，我多给他金银就是了。”他认为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了。

韩非说：“你就是给他再多的金银，他也不能告诉你。”

堂谿公一听，“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忙问：“为什么？”

韩非说：“因为那个偷马的人是他的父亲。”

韩非不紧不慢地说：“据说这个人和你一样，是孔孟的孝子贤孙，他对孔‘大圣人’的话，丝毫也不敢违拗。”

堂谿公真是喜出望外，忙说：“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啦，那他更好说了。”

韩非严肃地说：“不！因为那个偷马的人是他的父亲，